太宗皇帝實錄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七十六 起至道二正月盡二

至道二年正月壬寅朔　上不視朝羣臣詣閤拜表稱賀戊申　上齋宿于朝元殿己酉宿　太廟庚戌親饗五室出次南郊齋宮禮儀使宋白上言臣今詳儀注朝饗　大廟　皇帝先詣罍洗奠瓚祀　昊天上帝即未詣罍洗奠玉幣望詣罍洗後奠玉幣爲允上遽召宰相問前代祀　上帝未罍洗而先奠玉幣於禮可乎呂端等對曰王者親執玉帛以事　上帝玉帛者接神之物也於禮尤宜蠲潔若未盥沃而先

黃獻殊失恭虔之意宋白奏曰如允臣所陳止一次
升壇　上憮然改容而言曰朕親行郊祀蓋為蒼生
祈福若變禮為允固當依卿所奏如合遵舊典雖百
次登降亦不以為勞也呂端等皆言斯所謂得禮之
中也遂從宋白之議　上以文物仗衛之盛因詔有
司畫南郊圖凡為三幅外幅列儀衛中幅車輅及導
駕官人物皆令長寸餘警場青城別為圖以紀一時
之盛辛亥合祭　天地於圜丘回御乾元門下制曰
我國家誕膺寶曆光啟鴻圖　列聖在天鑒臨乎下

土羣后在位翊戴于朕躬奄有多方殆踰二紀夙夜
寅畏若涉淵谷小心祇惕罔敢遑寧而風雨弗迷蠻
夷率服疆埸肅定無復金革之聲田疇屢登聿起京
坻之詠流亡云集富庶可期天瑞荐臻朝政粗治非
三靈之眷命 九廟之儲祥不穀不德安能致此是
用講求典禮祇祀郊丘爰祈福於 天宗因讓德于
穹昊高煙上達既展於精誠麗澤滂流宜覃於大慶
可大赦天下自至道二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天下
繫囚除故殺謀殺劫殺鬭殺官典犯正枉法贓至死

并犯十惡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內外諸軍將士並與兵級優賞文武前任見任官並與加恩文武常參官內諸司使副內殿崇班禁軍都指揮使已上藩鎮馬步軍都指揮行軍使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父母妻並與叙封亡父母即與追贈殿前指揮使及御龍直未有功臣者並與功臣應亡命卒及聚山林為羣盜者限詔到百日許于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即論其罪貶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與叙用除籍削任免所居官人等並令

於刑部投牒三班使臣亦各於本院投牒引對取進止配流徒役人及先配充奴婢等並免為庶人內有曾任職官者件析以聞別聽敕旨文班常參官衣緋綠及二十周年者許以吏部投牒引對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祠宇在處處並令精潔致祭近祠廟陵寢處並禁樵採如廟貌隳壞令所在量加修葺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高蹈山林不求聞達者宜令所在搜訪以聞孤老惸獨不能自給者長吏倍加存恤自淳化五年已前諸道

州府逋懸租調及官吏監兌酒榷茶鹽市征所逋官
錢無以償者並與除放貶降官歿於貶所者許令歸
葬先削奪官爵並與追復叛逆緣坐者不在此限應
官吏歿于王事者先已録其子弟內有妻息寡弱不
能自達者委所在長吏搜訪聞奏諸司職掌及郊廟
行事官等並與加恩久一選者吏部即與注擬欠兩
選與減一選者乙卯陜西轉運使上言成州界金坑
兩處先是州遣長吏掌之歲課不能充入舊貫望遣
使按行更立新制詔曰捐金于山前聖之盛德所寶

惟穀舊史之格言朕緬慕太古之風不貴難得之貨
何必言利徒以勤民其成州金坑兩處並宜停廢丁
巳祕書丞高紳上言臣受詔往江南諸州首至宣州
勘責部內共欠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數望擇清幹
勤事常參官一人專衡督之 上召宰相等謂曰高
紳言一郡之內逋負官物千餘萬蓋轉運使不稱職
長吏非其人之所致也呂端等奏曰近歲得荆湖轉
運使何士宗為政苛細河東轉運使王嗣宗莅事苛
率江南轉運使李若拙奉公弛慢 上曰悉罷之吏

授以他任即以若拙知涇州嗣宗知耀州士宗知華州既而遣太常丞黃夢錫乘傳詣宣州校計民所負官物皆李煜日吏掌郵驛及鹽鐵酒榷供軍索結等物以鐵錢計其數逮四十年州郡不爲削去其籍夢錫凡檢勘合徵督者纔三四萬數民貧皆無以償吏督責猶急夢錫盡條奏其事云乃高紳廣增其數以誑惑人主之聽覬望恩澤也　上覽奏徵夢錫赴闕紳亦不加罪焉以四方館使曹璨知靈州庚申太常寺言音律官田琮以上新增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

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並已叶律冠于雅樂以旋宮相生之法畫為圖以獻　上覽之喜詔本寺即與琮遷職以賞之辛酉宣政使王繼恩衡赴闕對于便殿慰勞久之丁卯禮部侍郎兼祕書監賈黃中卒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魏國公耽之四代孫父玭舉進士仕至兵部郎中開寶中坐舉官緣累削籍上即位起為水部員外郎卒官玭嚴毅善教子每士大夫家有子弟好學必持刺修謁孜孜誨誘之故舊親黨有未葬者皆有收瘞貧無以自給者悉字養使

至成人為畢婚嫁黄中幼聰悟其父教督甚嚴日誦書千言漢乾祐初舉童子登科年始六歲自是能屬文每觸類必賦詠多傳誦人口其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即得食肉十六舉進士中第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國初改左拾遺左補闕判太常礼院黄中多識故實每詳定典礼損益得中號為稱職會嶺表平以黄中為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凡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江南平受詔知宣州歲饑民多起為盜賊黄中以己俸造糜粥以濟饑民

全活者以千數設法招誘盜悉解去　上即位拜礼部員外郎知昇州金陵歸復之始人心微擾黃中以簡易為政不任苛察部內甚治未幾召歸闕執政有薦黃中文學高第令召試丞相府稱旨擢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未幾真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俄兼史館修撰同知京朝官考課銓量平允遠近稱之兩受詔知貢舉多柬拔寒儁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　上益知其材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

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是眞所謂今之孟母矣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故與呂端厚善重其爲人端出領襄陽黃中力薦於 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擢參知政事黃中之引薦皆此類頗小心畏愼廟堂政事多稽留不決時論以此少之未幾以本官罷出知澧州事 上誡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是若乃太過卽深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 上因謂侍臣曰朕常念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衰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如此必先其母老矣至

所部視事數月疾作俄而痿受代赴闕黃中先豐碩
氣貌雄壯自是頓羸瘠鬱若枯腊 上憐之拜禮部
侍郎兼祕書監以黃中素嗜文籍而祕府無事優之
也纔數日疾復作 上亟命太醫診視勞問者仍至
是卒年五十六而其母尚無恙卒如 上言 上聞
之悼惜贈禮部尚書賵賻加等以其素貧別賜錢三
十萬給葬事起三子皆授官既葬其母夜見 上謝
又賜白金三百兩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常記
之矣先是黃中之卒 上悼惜之甚念翰林無良醫

因遍令索京城善醫者得百餘人悉令試以方脉又詔諸道州府令訪能醫者兼疾置闕下俾近臣各得薦所知以隷太醫署其恩遇如此黄中端謹能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頗接引後進當世知名之士多由門下出清白恭恪中心常若憂畏未嘗暫釋然善談論亹亹不絶令人聽之忘倦在翰林日 上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黄中但言臣職當書詔思不出位至于外事臣何由知 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寄務循默無所發明不爲時論所許有文集三十卷

行於世戊辰升眉州為防禦使陵州為團練使詔廢諸州司理判官只令參軍專鞫獄訟從著作佐郎虞縡之請也以都官員外郎梁鼎為江南轉運副使太常丞王挺為荆湖轉運副使以江南轉運副使宋持為轉運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兼祕書監內侍裴愈自江東還凡購得古書六十餘卷名畫四十五軸古琴九王羲之貝靈該懷素等墨跡共八本詔藏於祕閣辛未詔曰先是祕書郎不給月俸自今宜與著作佐郎同又詔京官先以三十月為滿即罷給俸

科自今宜續之並著于甲令
二月壬申朔癸酉司空致仕李昉薨昉字明遠真定人父超仕至都官郎中集賢殿學士昉自稚褓叔父沼養爲已子沼亦仕至右贊善大夫昉以門子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乾祐初舉進士及第解褐祕書郎宰相馮道引昉與呂端同直昭文館遷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帥師征淮南表昉爲記室世宗每覧軍中奏記愛其詞理明白多稱善問誰爲之左右以昉名對軍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

元集賢殿直學士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壽春城下
即行在所拜屯田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在内署
頗稱謹密周初真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俄罷職改
給事中會湖外初平受詔祀南嶽因命知衡州未踰
年受代歸闕翰林學士承旨陶穀適掌選諲奏昉嘗
薦親黨求為東畿令　太祖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
質其事昭老儒氣直於　上前投冠于地抗聲論列
云穀罔上　太祖終疑之昉亦不自辯出為彰武軍
行軍司馬在延州六年以吟嘯抔酒自遣衛還復拜

中書舍人未幾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先任學士因重陽宴近臣于講武殿　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所以宰相對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非即真即日真拜學士令在多遜之上俄知貢舉會貢士徐士廉訴昉取捨非當　太祖召問多遜奏云頗有遺落因命覆試有覆退者坐是左遷太常少卿不踰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會宰相趙普爲盧多遜所搆數以其短聞於　太祖　太祖惑之因訪于昉昉對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趙普行事臣何由而知　太

祖默然既而普出鎮盧多遜知政事昉獨當制命自
江南平洎 車駕雩祀西洛書詔填委昉略無凝滯
時論稱之 上即位拜戶部侍郎學士如故受詔與
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 太祖實録數年而成從
征太原 車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有居第園
林焉賜羊酒俾為讌樂自丞相卿大夫藩侯悉預會
又召班白故老置酒盡歡如是者七日公卿皆賦詩
以美其事刊於石師還拜工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
旨改文明殿學士儀以本官參知政事會趙普出鎮

與宋琪同拜平章事加監修國史昉建議復時政記
故事時政記月終送史館昉先以進御而後付有司
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雍熙初郊祀進位中書侍郎
平章事如故先是 上面授昉與琪為左右僕射昉
率琪懇讓得旨止加中書侍郎而已端拱初藉田禮
畢布衣翟馬周訟昉任宰相屬戎虜入寇不憂邊事
但賦詩飲宴并奏女樂等數事 上惡之召翰林學士
賈黃中草制以昉為右僕射罷知政事令詔書切責
賈黃中言僕射中臺師長舊日宰相之任今日工部

尚書拜斯爲美遷非黜責之義當以文昌務簡均勞
逸爲詞　上然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監修國史未幾以嫡孫死拜章求免優詔不
許遣張齊賢等就第諭旨昉復起視事後數月罷先
是　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罷昉爲左僕射洎因
沮之上不得已止令本官罷張洎因草制書切責昉
燮諧無狀昉惶恐就位明年上表求解官凡兩上詔
以司空致仕　上顧優待之每遊讌必首召昉引至
御榻之側　上嘗問安否又詔大朝會令綴丞相班

歲時賜予一與丞相等二年以三公陪祀南郊得疾將亟召其孫昭廸口占遺表教戒諸子以忠謹無令門户衰替至是薨年七十二 上聞之嗟悼輟視朝兩日贈司徒有司謚文貞昉寬厚多恕士大夫稱其長者兩在相位循謹自守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摽格簡徑易曉爲人温和無城府不念舊惡小心畏謹在相位日不敢有所請託給事中張佖耿介士也昉初甚薄之而雅厚善張洎及昉之罷政事也洎草制深攻昉之短而佖朔望常詣昉第謁見人或謂

俶李公侍君素不事俶曰我事廷尉日朝廷公卿多
所請求李公未嘗以私事干我我由此重之故也昉
先蓄妓樂所居有園亭城外又有別墅每良辰美景
多召親友飲宴娛樂自翟馬周上書後昉甚恐懼因
不復遊宴矣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必彌年不瘳
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
汝曹當戒之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
多譖昉於 上人有言于昉者昉曰盧與我事不當
爾後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為捍解之

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鄉不直一錢昉始信　上由
此益重昉常曰為善人丙子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
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
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于含光殿丁丑宰
州團練使侯延廣卒延廣西河平遙人祖益仕晉太
子太師先是晉末益自鳳翔召赴闕王景崇據城叛
盡殺益親屬百餘口延廣時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
子代延廣死劉氏丐扶抱延廣至京師以還益後延
廣甫十數歲父仁矩任德州刺史補牙校會虜數十

騎突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牙門引弓亂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仁矩聞之喜曰他日興吾門者必汝也護軍李漢超以其事聞　太祖嘉歎詔以錦袍銀帶以賜之仁矩死起家授供奉官預修　永昌陵督石作功畢賜予加等會西北戎人擾亂求可使徼巡者左右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拜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河西巡撿遣太醫隨延廣之治所視其疾疾亦尋愈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

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州郡皆城守渥必殺居民奪其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輕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于富平西十五里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輩聞求活視死如鴻毛爾公侯家世富貴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乎延廣怒因急擊之挺身與渥鬭于大樹下斷其右臂因亡走乘勝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擒羣盗喪氣餘黨稍稍自歸

關右以定　上嘉之擢拜崇儀使領獎州刺史知靈州會趙保忠陰結繼遷　上遣大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受詔知延州兼管內巡檢先是延廣知靈州日戎人悅服部下嚴整李繼遷素避之護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彊難制遽衛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是繼遷寇靈武即拜延廣寧州團練使知靈州戎人塞道糧餽使命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却略引避既至視事日

被病亟謂中貴曰人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
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陛
下爾言訖而卒年五十　上聞之傷悼賵贈甚厚以
其子為六品正員官戊寅以越王元份為杭州大都
督府兼領會稽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府兼領壽
春先是二王皆領大都督府長史張洎任翰林學士
日遣草吳王制書抗疏論列至是洎知政事因郊祀
畢慶遂改正焉己卯以左衛上將軍徐國公元偓領
洪州都督鎮南軍節度使右衛上將軍涇國公元偁

領鄂州都督武清軍節度使先是　上謂宰相等曰
元偓等可與一徼外藩鎮若內郡國則本郡遣吏來
賀慮為勞擾爾呂端等曰奏故事皇子不合領徼外
藩鎮但可下詔本道不得遣人上京可也從之而有
是命以河陰縣依舊隸孟州庚辰制曰國家讓德于
天聿舉吉蠲之典注意于相宜推蕃庶之恩銀青光
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
國東平郡侯呂端岳瀆粹靈陽秋正氣自參大政式
副具瞻接物之誠義闕於澄撓致君之節曷有於緇

疇朕倚之為股肱人望之若霖雨頃以郊祀上帝
祈福 天宗琮幣具陳梯航畢至汝佐佑薄質翊宣
大猷威儀三千率周禮以無爽玉帛萬國奉禹會而
益恭文物聲明震疊華裔將順其美時乃之功是宜
踐黃閣之崇正夏卿之任併增階秩式示寵光勉殫
嘉謨永輔台德可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
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給事中參知政
事冦準張洎並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郡侯以御史
中丞李昌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以皇姪孫左羽林

大將軍惟吉領閬州觀察使故魏王德昭之長子也
辛巳以左諫議大夫許驤爲御史中丞右僕射呂蒙
正爲左僕射吏部尚書宋琪爲右僕射禮部尚書張
齊賢爲刑部尚書吏部侍郎張宏爲尚書右丞工部
侍郎王化基爲禮部侍郎餘文武官進位有差以壬
子制書加恩故也以水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吳淑兼
掌起居舍人事戊子以京東轉運使李中庸爲峽南
轉運使先是轉運使劉錫擅擧牒與元巡檢水丘隆
同知利州隆不敢受牒以聞　上怒錫專達故命中

膺代之也以兵部員外郎郭畀為京東轉運使工部
侍郎錢昱為郢州團練使昱秦國王俶兄之子歸朝
頒白州刺史上表自陳書習文藝求改職除秘書監
遷工部侍郎連知宋宿泗等州無善政至是郊祀中
外官進秩　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
丞郎故有是命壬辰內侍裴愈上言先受詔與越州
山陰縣令許侍旦會稽縣令李易直等同尋訪縣界
得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舊跡其流杯禊飲處尚在
僧子謙狀欲建佛廟殿閣以藏所賜御札望賜名額

從之號天章寺又言茅山道觀凡九處有水田三百頃並免租稅令金壇句容兩縣籍入之歲量供給外餘蓄藏以備修葺及三元齋醮從之戊戌詔先是造明光細綱甲以給卒者無裏宜以紬裏之俾擐者不磨傷肌體焉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六

書寫人杜友諒

初對楷書王良弼

覆對劉孝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七十七起至道二年三月盡四月

三月辛丑朔　上幸晉國公主第省疾也台州言黃巖縣民郭琮年七十四歲兄弟三人事母年一百四歲終身蔬食爲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米五碩帛十匹壬寅詔曰淮南西川峽路等處州府軍監每歲度僧尼並如江浙福建之例癸卯諸王府侍講邢昺上言被皇太子令召臣於府內講毛詩久之賓客李至李沆皆列坐共聽戊申靈州言兵馬部署安州觀察使郭密卒密大名涇城人氣貌雄偉膂力絶人

少喪父隨母適同郡人王乙因冒姓王氏瀛帥馬仁瑀聞其名使人召之因以隸帳下　上在晉邸方藉奇傑仁瑀薦密侍侍左右即位補衛士始復姓郭氏遷直長累遷至都虞候領富州刺史改馬步軍都軍頭出為棣州刺史遷本州團練使高陽關兵馬都部署會李繼遷寇邊郡以密有武略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部署至是卒年五十八贈保順軍節度使庚戌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為安遠大將軍父死來請命故也詔曰應伎術官見任京官者

自今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仍著爲定式
癸丑靈州言部署洋州觀察使皇甫繼明卒繼明信
都脩人也父濟仕至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
以膂力聞於郡中刺史張延翰以隸左右國初補衛
士遷本班直長　上即位累遷至馹騎都指揮使領
檀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未
幾改領洋州觀察使出。環慶路兵馬部署受詔護送
輜重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
適被疾篤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

失期會我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失利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擐鍱被甲上馬彊行至清遠軍而卒年六十三　上聞之惜悼詔贈彰武軍節度使繼明性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甲寅保州團練使曹思進卒思進中山人少時戎人入寇虜其父思進奮擊得之州里稱其勇應募補本城永順軍使選爲鐵騎軍使累遷至驍騎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領澄州刺史受詔護邊兵屢與戎虜接戰殺獲甚衆以功遷領本州團練使改濮州團練

使定州兵馬副部署移保州團練使至是卒年七十贈滄州觀察使司天言熒惑守東井河北轉運使言順安軍民鄭彥珪六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其他役庚申詔曰先是諸道州府借官民錢令市耕牛皆貧無價以償並除之吏勿復徵督辛酉桂陽監言方鎔銀次驟然有聲銀液皆湧起若山峯狀以獻以宗正少卿趙安易爲宗正卿丙寅有流星過中天分爲三星相隨而隱丁卯內殿崇班閤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河自京師抵呂

梁口凡五六百里以通漕運無山源每歲京師水潦甚則通流可勝百餘石舟踰月不雨即渴涸光澤等妄言其利　上聽之大發數郡丁夫以充役未幾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襄邑有田園每歲苦水潦河渠成即無患矣　上覽奏知其終不可成因詔罷其事以　皇后毋陳留郡太夫人吳氏進封衛國太夫人以歲旱宿戒乘輿將幸諸寺觀祈雨會大風不果遣宣政使王繼恩巳下分禱焉戊辰詔曰自今侍御史寒暑服及殿中侍御史左右司

俸料春秋賜帛並如員外郎例給之　上以京師少
雨命有司講求故實有司言凡京都旱則祈岳鎮海
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而告又祈
宗廟社稷每七日一祈不雨還從北郊如初雨足則
報賽用酒脯醢如常祀詔以給事中參知政事李昌
齡祠北郊張洎祠　太廟寇準祠　社稷己巳以崇
信軍節度使王顯知秦州鎮寧軍節度使柴禹錫知
涇州以皇太子妃郭氏進封秦國夫人庚午以比部
員外郎陳如錫為河東轉運副使誠州觀。使趙滔卒

治貝州清河人嘗給事壽帥趙贊　上在藩邸日以隸帳下即位補衛士遷直長累遷至都虞候領敏州刺史龍衛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出護鎮州屯兵從破虜徐河降璽書褒諭遷本軍右廂都指揮使出爲博州團練使俄充鎮州兵馬副部署遷誠州觀察使部署如故至是卒年七十詔贈歸義軍節度使葬事官給

夏四月甲戌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環慶靈等州兵馬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延召副之以

會州觀察使知靈州田紹斌爲靈州兵馬都部署內外都巡檢使先是 上命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忠等率兵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偵知之要擊於浦洛河我師與戰不利役夫棄輜重潰走悉爲繼遷所獲始 上令調發車乘分爲三輩護送冦至易爲禦而民力不匱乏轉運使違旨擅併爲一遂致陷沒而丁夫相踏藉死者數萬人 上聞之怒遽命繼隆等率師討致又遣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補轉運副使賓玼繫獄詔驗問丙子宴近臣於長春殿餞李

繼隆等赴河西行營故也丁丑命宰相及羣官分於京城寺觀祠廟祈雨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訴宣政使王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　上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隸崖州禁錮癸未澍雨霑足近臣稱賀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臣伏見經史年曆自漢魏已降雖有編聯周秦已前多無甲子太史公司馬遷雖言歲次詳求朔閏則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

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午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年卒於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十二月有晦朔氣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恭惟　聖朝文教聿興禮樂咸備唯此一事久未刋詳臣探隱百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歲亦在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證成

從

湯既沒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至武王伐商之年正月辛卯朔二十八日戊午二月五日甲子昧爽又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冊畢自堯即位年距春秋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從周靈王二十年孔子生其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兩

朔頻食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從曾
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距今至道二年凡一
千四百七十二年已上並據經傳正文用古曆推校
無不符合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爲闊略
諸如此事觸類甚多若盡披陳恐煩聖覽臣耽研既
久引證尤明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
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至此及古曆
一蔀每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九率以爲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冬

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抑有經傳之誤皆可以發明也古曆到齊梁已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合伏望聖慈許臣撰進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祕府詔許之書終不就戊子賜川峽路知州表逢吉朱協李虛己薛顏邵曄查道劉繪等七人璽書奬諭章袞部內不理即令代還韓起嗜酒郡務多稽留不決李文斐得狂易病舉事乖當下轉運使附狀張高不曉時務委轉運使按驗以聞皆採訪使廉得其狀故也庚寅錫

劍南招安使上官正手札曰言者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不可以不慎不密遇事輒發悔不可追至若劍南遺妖尚未殄滅民庶未得安堵朝廷未得高枕其誰罪乎汝律身御下雖爲允當然而爲之首領如有聞見善惡但當密具奏陳不令喜怒形於顏色使巴蜀官吏各安其所豈不善乎先是 上謂近臣曰上官正於國家甚著忠節蜀川盜起之際氣燄甚盛朝廷深以棧道爲憂正時在劍門逆黨奄至以孤軍破賊數萬之衆首挫

其鋒及李順就誅其餘黨多亡命山澤憑恃巖險復相結集攻劫郡縣甚爲民患王繼恩等多方招誘猶未能致正外抗威稜內推信誓諭以朝廷恩德稍稍投戈來降蜀境漸寧正之力也正自以受朕特達之知左右浸潤之不行由是不畏彊禦不求聲援勵力盡瘁乃心公家人有所不及必面攻其短至於詬詈兩川官吏咸懷怨怒屢有封章訴其違越者朕以其嘗著功効意欲全愛之縱謗書押至朕終與明辯其如衆怒難犯古人不侮鰥寡柔亦不茹正終是武人

不知書率意纔暴因知人之材力兼備者亦云鮮矣朕恐正功業未終而禍難先作因親書一幅以戒之癸巳上以梁雍宿兵歲凶歉心憂之令宰相召司天少監苗守信問以天道咎徵安在守信具爲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宮分其荆楚吳越交廣並安寧自來五緯凌犯彗星出見及四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秦分雍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四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多有喜慶上覽奏令付史館乙未詔自今五品以

上官任子不得復攝太祝悉令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先是 上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勳固以崇貴子孫仕官者多至四五人每覃慶中書多授以攝官未幾即授正員不十數年至閨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故有是詔丁酉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等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臣等先至鄭渠相視舊蹟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處共田四萬四千五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因近代職守之人故慢渠堰圻壞舊防走失其水故灌溉之功絶不及古況此水二郡六縣資其利以溉田畝望令增築堰堘舊有於水斗門一百六十七處悉已毀壞望繕治之嚴禁豪民盜用水利大石洪門就近上河岸不損處開渠口通河水慎選能吏專掌其事又言鄧許陳潁蔡亳宿等七郡民力耕種不及之處官私閑田共二十二萬餘頃凡三百五十一處

並是漢魏已來邵信臣杜詩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
制置墾闢之地內鄧州界鑿山穿嶺疏導河水散入
唐鄧襄等三州灌溉田土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
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
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一百里闊三丈至五丈
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按視諸處增築
陂堰大費工役欲望於舊防未壞可以疏引水利處
先耕二萬餘頃漸興置之詔從其請令自鄧州始但
募民耕墾免其税令選等保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

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焉以右諫議大夫雷有終知許州戊戌右領軍衛大將軍薛惟吉卒惟吉字世康故相國居正之養子居正妻妬悍不生育婢妾皆不得侍側養惟吉爲己子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偉多追逐京師無賴少年蒱博角觝縱酒爲不法事居正不能禁及居正卒　上親臨哭之居正妻拜謁　上撫存數四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必不能負荷堂構如何惟吉適在苫塊中聞其言驚懼愧赧伏不敢起自是益變節謝絶故與遊不逞輩居喪哀

任

戚甚爲得禮惟吉以父累遷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出知澶州改揚州俄丁母艱抗表求終制國朝故事唯環衛之列有墨縗從事之文多卒哭起視事至是惟吉懇求居喪時論異之優詔不從起復知河南府連典歧秦二郡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受詔知延州未行而卒於秦州之治所年四十二惟吉長貴家既能折節下士視財如糞土輿議稱之然治閨門無法度及其死家人競財物妻子滿獄矣以西上閤門使張昭允護靈州屯兵己亥殿前都虞候并代州都部署王

昭遠徼赴闕福州言天雨黄菽詔曰諸州司法參軍有不明律令者宜令本路轉運司於管内判司簿尉選通明格法者兩换之先是興國軍軍資庫卒十六人共盜官錢並按棄市獄上有司駁奏内六人止坐徒十人並合流三千里　上覽奏驚悼故有是詔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七十七

書寫王壽山

初對訖王良弼

再對齊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八 起至道二年五月盡八月

五月辛丑詔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三人分按行管内諸縣田畝旱損甚者蠲其税壬寅新作相國寺三門成　上親書額金填其字以賜之癸卯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來奏邊事云李繼遷率衆萬餘寇靈州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因刼得輜重遂猖獗自恣敢寇靈武驅烏合之衆頓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爲賊所獲賊以爲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

算矣呂端奏曰靈武軍儲甚闕逆黨又據守瀚海津要環慶路不通臣愚以爲朝廷於麟府丹延環慶三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而糧餽得通矣　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其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爲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向來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令持弓矢自衛并給拒馬勁弩以衛車乘行李士卒令爲方陣而行

若寇之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列陣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至敗衂而將校皆自率胷臆不用條教當寇之至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先潰亂相蹂踐而死豈謨畫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絶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爲未見其利誠如聖旨

丙午上飛白書數幅以示近臣字皆廣袤盈尺先賜宰相呂端一幅侍臣因競前爭取上笑曰昔劉洎登牀正如此矣戊申詔劾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

採訪使太常丞陳士隆坐先奏交州黎桓爲亂兵所殺丁璿復位不實故也庚戌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 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譴見如此秦地民罹其災五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爲此賊所屠戮自閉壘來居人乏食餓死者必衆

上因嗟嘆久之辛亥降手詔云靈州孤絶救援不及賊遷徙蹤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幃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婉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令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乖詢謀僉同之義望共爲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緘默而不言深失

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逆鱗忤旨之事　上默然壬子張洎上疏擬賈捐之棄朱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隴餽餉　上初有意旣而悔之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　上召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朕以其奏付之矣癸丑以給事中魏羽知潭州　上曰魏羽雅有心計通明吏道但無執持與物遷徙爾朕自任使來未十年鬚髮盡白亦可憐也丙辰以左諫議大夫李

惟清爲嶺南東西路都轉運使丁巳以河北轉運使
祠部郎中陳緯爲陜西轉運使以江南轉運副使起
居舍人梁鼎爲陜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陳
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己未以西京作坊使叙州
刺史御帶石普繫御史府驗問坐爲西川巡檢擅離
本部入奏事故也　上謂宰相等曰石普恃在朕左
右不畏王法徑赴闕庭朕已令禁繫鞫問使知有刑
獄艱苦昔蕭何周勃韓安國皆將相大臣猶不免於
縲絏況此小臣乎旣而召見赦其罪復遣歸任辛酉

詔曰濵州管内蒲臺南北口岸等五處先是置渡官以船渡行旅取其課今水潦不降河道枯涸而吏猶責其直宜除之以靈州牙校丁惟清爲殿直知西凉州事從戎人之請也

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齎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於祕閣字皆方圓數尺呂端等相率詣便殿稱謝　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能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焉向來有江

浙人稱能小草書因召問之殊未知向背但務塡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小草書字學難究飛白筆勢難工朕亦恐此書遂成廢絶矣庚辰溫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爲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侃母秔米束帛　上因謂侍臣曰江州德安縣義門陳旭一族孝友恭儉無比參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餘口世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府　上曰近聆本郡歲或小歉以官倉米二千石貸之旭但肯受其半且云省嗇而食

可以及秋成謂之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旭曰
朝廷以旭舉從千口聚居荒歉之歲特以王賦借貸
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甲
申月有食之壬辰駙馬都尉魏咸信上言以其父仁
浦郊祀覃慶自晉王進封齊王有避乞改封他國
上以問宰相呂端奏曰晉國之上唯秦國爲大冠準
對曰自來中書不與朝廷執綱紀如魏仁浦進王爵
當用三等以次追叙豈合便封晉國況晉國是陛下
藩邸舊封用爲贈典非允乃致邇來自晉封齊不滿

。不遵

望託以他故求改　上曰可因此下詔以近世已來
天下多故憲章隳壞古道者若干事並從釐改有司
不能遵守者許憲司彈劾既而宰相等終不能奉行
上旨甲午以五溪蠻酋向通漢爲富州刺史從其請
也乙未以兵部員外郎韓國華爲京東轉運副使祕
書丞任中正爲江南轉運副使追復故靜難軍節度
行軍司馬徐鉉左散騎常侍寧國軍節度行軍司馬
李符右諫議大夫徐鉉等先坐事左遷没於貶所至
是始復之也丁酉河南府言瀍澗洛三水漲壞鎮國

橋亳州言蝗從北飛來食田稼戊戌會州觀察使靈州兵馬部署田紹斌御赴闕以引進使慕容德豐知靈州斬布衣鄭元輔於都市坐告醫官副使趙自化陰事不實故也始元輔依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崇敏自化之姻也元輔嘗從自化丐乞無所獲心銜之因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　上初甚駭亟命宣政使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故抵於法自化坐侍醫禁中與非類交結貶郢州別駕

。續

秋七月己亥朔綿州言魏城縣麥秀兩岐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兵馬都部署庚子新作壽寧觀成觀在崇明門之北所費巨萬計凡數年而功畢辛丑建州言溪水漲溢入州城壞倉庫居民廬舍萬餘區鄆州言河水漲壞連堤四處甲辰賜高陽書院及版本九經書疏從本道轉運使之請也乙巳宴近臣於崇政殿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赴河西行營故也戊申陝西都轉運使刑部郎中宋太初責授懷州團練副使轉運使吏部員外郎盧之翰副使祕

書丞竇玭並除籍以之翰爲許州司戶玭爲商州司戶掾並負外置供奉官閤門袛候李守仁決杖配隸汝州禁錮皆坐違制發軍糧詣靈州爲李繼遷所剽劫故也嶺南諸州言大雨水以西京作坊使張守恩領綿州刺史河南府言河南縣民崔榮家牛生三犢己酉以侍御史任書爲工部郎中河北轉運使壬子宋州言河決穀熟縣詔發丁夫塞之以馬步軍都軍頭劉能護其役給事中知襄州劉昌言上言臣自下車視事已來屬連歲水旱之後百姓艱食輸納王賦

多是後期先是六月開倉臣先一月令開倉受民輸納應管內館驛臣並權宜制置許民於逐處輸税以備經費不受轉運司約束以便民部內擒獲羣盜臣盡令窮究亢命去處準近詔杖脊配役丁壯先準詔遣吏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悉杖脊配隸本城禁錮此二事皆臣權宜處置不如詔書慮讒慝之口因而寖潤願陛下察之 上賜璽書曰制詔劉昌言國家徵納租賦以資國用宣布律令以肅天刑三時之限甚寬畫一之法已定何乃妄率肯臆作爲

聰明不循舊章撓亂經制廢格明詔建立新規斂怨於民莫斯爲甚自今敢叛離官次背棄詔條當遣薄責不復恕也以京東轉運使韓國華爲峽路轉運使甲寅青州言益都縣蝗生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願募民墾田官給耕具糧種五年外輸租稅斂引利害凡數千言　上覽之喜謂宰相曰地廣荒大而不治士之辱也朕常念五代戰爭已來民多捨本趨末極目千里污萊不闢心欲恢復古道驅民於南畝致於富庶晝夜思之未嘗暫捨前後上書言農田

利害者多矣或知其末而暗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陳靖此奏甚詣理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賜食而遣之呂端奏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今靖所立田法更易舊制大費國家資用望令三司詳議其可否從之乙丑宋州言穀熟縣河決已塞丙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寇準守本官罷知政事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即序進焉廣州左通判馮拯任右正言右通判彭惟節任太常博士惟

節序於丞之下及改秩爲員外郎丞得虞部惟節得
屯田反在丞上惟節自以素居丞下如舊不易位會
奏報準覆視怒其亂班制下詔書切責之丞憤曰
上日閱萬機安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
極言并及嶺南管內官吏除拜不平凡數事條列以
聞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又上書言除拜不平事因
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
昌齡畏愞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胷臆亂經制皆
準所爲也　上大怒準適祀　太廟行事召呂端等

詰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
專恣實準所爲也準剛彊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
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會準入對　上詰及馮
拯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　上曰廷辯是非又
深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　上先已惡準因歎
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
曲直於　上前　上益不悅至是遂罷丁卯以主客
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使交州戊辰詔曰峽路諸州
民先欠至道元年租稅及沿徵物並除之劍州言尤

溪縣民鄭安母疾安割股肉爲羮以飼母母病愈許州宿州齊州言蝗生不爲災皆抱草死邢州言內丘縣民劉顒父死割左乳以祭

閏七月己巳朔以給事中寇準知鄧州庚午有司言諸州闕鬻務京朝官共五十餘員詔左右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於州縣幕職中保舉廉恪有吏幹可任以事者一人辛未詔曰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遇正衙橫行參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並以開

貢六年六月庚戌詔書從事先是呂端入相因上言
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班制丞與宰相同願舉而
行之　上從其請至是既逐準即命復舊甲戌慶州
言懷安鎮屬國戎人誘諸族為寇護軍趙繼昇率兵
擊敗之獲羊馬數千計斬首三百級乙亥陝州言河
水漲一丈三尺有大樹流下衝壞浮橋失巨艦一丙
子吏部引對常選人內一人自言臣在本州掌法按
牘多晨夜讀之眼盡瘡生　上謂之曰一州已如是
若在廷尉決獄即當喪明矣笑而遣之丁丑罷嶺南

都轉運使詔李惟清秉傳赴闕詔曰先是邢州監牧草地爲民所占佃者俟秋成收刈畢並以入官更以他處閑田給之丙戌以深州團練使尹繼倫爲本州防禦使充靈慶路兵馬都部署丁亥桂州上言前轉運使起居郎張觀先坐奏交州事不實使者就劾獄未具而死觀字仲賓毗陵人江南舉進士及第歸朝爲興元府掾復舉進士第改忠武軍掌書記上書言事稱旨召拜監察御史獻文章賜進士及第會三司言劍外賦輕詔遣觀乘傳按行諸州因稍增之觀上

疏言俗異民遠不可撓動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況擾之乎　上深然之因留不遣俄兼度支判官改左司諫　上疏諫治佛寺不報又諫　上與計臣論錢穀失尊嚴之道願一切責有司不親細務出爲諸路茶鹽副使上疏言更置茶鹽非便不合旨改知廣州遷揚州有善政徙爲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會詔計司官屬不辭得局言他事觀自以任諫官上書指言拾遺補闕之職　上怒出知道州移嶺南西南轉運使被劾至是卒年五十三觀博通史漢雅好論事與麗

切直有古人之風采馬免國子博士李元吉坐知宋
州日河決故也單州言大雨水淹沒管內諸縣民田
苗稼盡死庚寅詔曰江南兩浙福建等路州府軍監
部內先是貧民負欠富人息錢物無以償沒入男女
爲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許
鄰里告訴差定其賞焉
八月己亥朔司天言壽星見丙地是日詔江南兩浙淮
南諸州置糴分遣京朝官蒞之以歲熟故也辛丑許
州舞陽縣尉劉業杖脊配役少府監三年坐決殺本

縣役夫故也密州言蝗生不爲災應抱草死丁未容州觀察使傅思讓卒思讓冀州信都人武勇善騎上在藩邸日以隸帳下補親事都校即位補衛士直長累遷馬步軍副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北征破虜於唐興口以戰功累遷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獎州團練使出爲鄭州防禦使知冀州兼兵馬都部署改容州觀察使知莫州移知隴州至是卒年七十四詔贈保順軍節度使己酉以前虞部員外郎李宗訥爲駕部員外郎前太常博士直昭文館李宗諤爲禮部員

外郎直昭文館前祕書省校書郎李宗諤爲大理評
事前國子四門助教李昭遘爲祕書省校書郎皆故
司空昉之子及孫也　上推恩舊老而有是命蜀州
言捕獲劫賊十人內文次年十三其父令持兵器從
行法當死　上以其幼騃特宥之庚戌前商州豐陽
令喻蟾援宰相自言江東人歸朝廷凡四任令宰年
七十五吏部以年當免望許歸故郡宰相以聞
上憐之特授以光州定城令壬子以右贊善大夫袁
及甫爲殿中丞峽路轉運副使兌前轉運副使太常

丞張曄仍削一任曄均定果閬等州民歲輸租絹爲
有司所糾故也先是峽路諸州承孟氏僞政賦稅輕
重不等閬州稅錢千八百爲絹一匹果州稅錢六百
爲絹一匹民前後詣闕擊登聞鼓陳訴者凡二十年
矣詔下本道官吏多因循不爲理曄年少氣鋭會受
詔按覆因便宜行之鹽鐵使陳恕奏曄擅改法制計
果州歲虧上供絹萬餘匹以是獲罪駕部員外郎李
宗訥上言乞河南府官地五十畝以廣父塋城從之
甲寅以給事中魏庠知審刑院張佖判大理寺丙辰

遣翰林畫工二人赴國子監畫三禮圖待詔一人督
其事乙未潮州言有胡僧一人在海岸持帝鐘鈴杵
銅鈴各一銅佛一軀貝葉書一篋與之語不能曉免
太常博士劉顥仍削一任坐先受詔鞫獄眞定擅掠
治因致死故也庚申深州防禦使靈慶路兵馬副部
署尹繼倫卒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終鄆州防禦使
以父任補殿直　上即位改供奉官累遷至洛苑使
北面沿邊巡檢破虜於唐徐二河間大克獲虜畏之
以繼倫狀貌奇偉面黧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威聲

大震戎人自是不敢窺邊以功領長州刺史朝議以
貴溥改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遷深州團練使兼兵
馬部署會分遣將帥五道討李繼遷大將李繼隆部
署靈環路逗撓不進軍　上怒急召繼倫改本州防
禦使充靈慶兵馬副部署繼倫先以被病聞詔遽起
受詔即自殿門乘驛赴行營旣至病甚而卒年五十
上聞之嗟悼追錄其功賻贈加等遣中使護其喪歸
葬京師辛酉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爲勸農使按
行陳許潁蔡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

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上言以爲功難成願罷其事　上初不從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議以爲費用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遂散失　上重違羣議遂寢癸亥殿中丞柳宜上言第三男蒙叟願於揚州崇道觀度爲道士許之乙丑月入太微垣端門丙寅詔制置劒南峽路諸州旁户先是巴蜀民以財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屬至數千户小民歲輸租庸亦甚以爲便上言者以爲蜀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户之由也遂下詔令州縣檢責俾鄉豪更相統馭三年能肅

靜寇盜民庶安堵者並以其豪署州縣職以勸之遣職方員外郎時載監察御史劉師道乘傳齎詔書諭旨既而載等俊奏旁户素役屬豪家民皆相承數世一旦更以他帥領之恐人心遂擾因有他變　上然之其事遂寢丁卯史館以史記雕版成　上之詔以諸州販易私鹽三十九人黥面爲卒號平河指揮以潤州亡卒十二人隸馬先是御馬以織成帊覆鞍勒詔以黄絹代之

太宗皇帝實録卷第七十八

書寫人王壽昌

初對說王良彬

覆對劉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九 起至道二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己巳以單州刺史楊瓊為本州防禦使充靈慶路兵馬副部署壬申環州言虎夜入福山寨食戍卒四人癸酉六宅使富州刺史張茂宗卒茂宗魏郡繁水人舉進士及第解褐大理評事累遷太子中允直御史府先是洛陽官市赤堊吏第其價為三等民有訴其固上者事下河南府踰年不能決命茂宗馳傳視之茂宗徑詣出赤堊處按驗堊皆同色無他異吏伏罪俄兼鹽鐵推官 上命欲儒士領內職遷茂宗

為六宅副使改西京作坊使知潭州民甚便之善待過客取名譽使車出其境以美聲聞於上者日以充斥衛為六宅使富州刺史知河南府移知梓州綿州又知興元府至是卒年四十九　上頗嗟悼之戊寅右僕射宋琪罷琪字淑寶范陽薊人少好學問與同郡室昉齊名晉天福中戎虜猖熾每歲開貢籍琪舉偽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幽帥趙延壽恐其陷極塞辟為從事會戎虜猾夏隨延壽至京師延壽以其子贊領河中節制署琪為記室周廣順中府罷調補

澧州觀城未幾世宗征淮南起贊爲排陣使復辟琪
在幕府及鎮盧江表爲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
活三人死命制加朝散大夫國初贊連移鎮壽陽延
安皆表爲從事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　上時領
府尹禮遇甚厚坐與宰相趙普厚善多遊其門
上惡之白　太祖出琪知隴州移閬州改護國軍節
度判官　上即位召拜太子洗馬遷太常丞銜歸將
大用爲盧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求
對于便殿　上以藩邸舊僚不欲使之遠去因留不

遣改兵部郎中判三司句院廷辯事忤旨責授本曹員外郎通判開封府事先是開封府未嘗置通判通判之召自琪始也俄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遷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李昉參知政事昉已任工部尚書欲令琪居昉上即日拜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如故趙普出鎮與昉同平章事會郊祀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琪嘗遣宗禹錫白 上請盧多遜舊宅上惡琪無鍾離意委珠之操又素好詼諧無大臣體因罷為刑部尚書琪將罷前數日晨至侍漏舍有異

烏大于鵠集琪之生左右馳不去至是罷人皆異之端拱初　上親耕耤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琪生長戎虜習知邊事會北戎入寇下詔博訪有位琪獻平戎十策　上嘉納之事未果行頗為識者所許拜右僕射月給真俸　上以其衰老特詔五日一朝數月被病作多牽老氏自叙以見志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年八十詔輟視朝兩日贈司空謚惠安琪學術素淺頗口諧捷給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之情偽尤通明吏術在相位每百執事謁見有所求請

必面折之以是人用脅恐詔敘南峽路諸州民家先蓄藏兵器限詔到百日悉上送官敢匿而不以聞發覺者斬己卯夏綏延行營上言兩路合勢破賊于烏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米募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數萬羣臣稱賀先是 上慭繼遷覯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丁罕自慶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平夏 上皆先授以成算師已有期會繼隆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路回遠欲自

清岡峡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　上怒召繼和
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札數幅
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齎詔軍前督之瑩至而繼
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
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率兵歸本部獨王超
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
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庚辰詔陝州管
內先是節度使石守信在任日科屬縣民輸藥物十
二種非風土所產者並除之甲申贈會州觀察使環

慶路副部署田紹斌爲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先是白守榮馬紹忠受詔與大將皇甫繼明護送軍糧紹斌自靈州率兵迎援次浦洛河會繼明卒守榮等後期一日至遣爲繼遷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賊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節度若但率兵來迎爾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奇功遂與戰敗丁夫相驚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退所部不亡失

一人　上初嘉之未幾李繼隆遣護軍馮訥入奏
言浦洛河之敗紹斌握精卒登隴上顧望不救自言
重武非我不能守欲規圖方面有異志　上大怒曰
是書指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立遣使
捕繫詔獄鞫問而有是命癸巳以右武衛將軍韋翰
為本衛大將軍致仕翰年八十餘病足不任序班為
御史臺所糾　上以其老病憐之故有是命甲午詔
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已上各賜一子出
身以壽寧節特推恩故也以都官郎中黃夷簡直祕

閣夷簡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故吳越王俶佐審勸王入朝詞甚懇激　上憐之故有是命以右諫議大夫雷有終知并州乙未詔建州歲貢龍鳳茶先是研茶丁夫悉裸去鬚髮向令但幅巾洗滌手爪給新淨衣吏敢違者論其罪丙申詔廢衢州銀冶建三泉縣爲大安軍以西縣隸焉丁酉以天長軍降爲縣依舊隸揚州六合縣隸建安軍

冬十月戊戌朔有司言諸州職事令錄判司簿尉等共闕一千七百餘員望令京東江淅荆湖漳泉等處

州縣官有兩員處不更置有三員處發遣一員赴闕從之庚子殿前都指揮使夏綏銀等州都部署王超衛闕辛丑環慶丹延晉絳州京兆府皆上言前月十九日地晝夜十二震甲辰壽寧節羣臣上壽退赴佛寺宴飲詔令　皇太子赴會辛亥月有食之已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庚申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於含光殿辛酉以主客員外郎周漸為京東轉運副使壬戌以泰寧

軍節度使兼侍中張永德為左衛上將軍永德遣親
吏市諠茶興販規利闌出徼外買羊犒將卒為轉運
使王嗣宗所糾故罷其節鎮而有是命虢州刺史劉
宇卒宇范陽盧龍人受虜署易州刺史　車駕北征
宇開門迎王師歸朝累受郡印至是來朝卒于京師
年七十五宇伉健有勇力以弧矢鞍馬自任雖老猶
矍鑠不衰往往以騎射為樂為政寬易郡民甚愛之
甲子免京東轉運使工部郎中郭異坐前知越州用
法失入故也詔併三司句院為一以工部員外郎劉



原闕

一

以詩戒之易簡恐懼每入直不敢復飲酒或休假在私第賔客候之常醉矣以致其死　上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雅善筆札好談謔所著文房四譜及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丙午處州言稻再熟命宰相及羣臣分于京城諸寺觀祠廟禱雪甲寅雨雪近臣稱賀乙卯以給事中溫仲舒為戶部侍郎左諫議大夫李惟清為給事中丙辰以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胡旦守本官知制誥右賛善大夫宗貽序上表乞終喪紀從之貽序故右僕射琪之次子琪卒　上悉起諸子授

以官廩給之至是貽序上言故不奪其志丁巳命工
部郎中知制誥胡旦序立于馮起之上故事知制誥
先入者居上不繫于官次至是馮起任祠部郎中故
命旦居其上非常例也戊午　詔曰自今州縣官部
內流民及亡失租調計之一者並書下考東上閤門
使安忠李忠洛陽人事　上於藩邸形質魁岸書絕
記姓名　上即位授供奉官累遷至東上閤門使儀
遷左龍武大將軍判右金吾街仗事忠泣訴於
上以環衛之任在外朝不得侍左右願復舊職

上笑曰大杉軍三品顯官汝終不知朝廷表著因從
其請出護洪吉七州屯兵至是卒年六十四是歲天
下戶四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太宗皇帝實録卷七十九

書寫王壽昌

初對楷書王良弼

再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八十 起至道三年正月盡山陵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寅朔 上不受朝羣臣詣閤門拜表稱賀丁卯癸酉並輟視朝以 孝章皇后啓攢并發引故也羣臣詣閤奉慰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中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守本官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張洎爲刑部侍郎己卯上元節京城張燈 上幸乾元門樓宴從官夜分而罷戊子 孝章皇后神主還京宰相率百官拜迎於順天門外己丑刑部侍郎張洎李洎除

陽人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李景日舉進士及第解褐
上元尉還校書郎景長子燕王冀卒有司謚武宣洎
獻議駮正詞理精當擢拜監察御史自以論事稱旨
遂率意彈擊不避權貴大臣游簡言等共嫉之會景
避地豫章留其子煜居守即共薦洎掌煜記室不得
從未幾景卒於豫章煜襲位擢為工部員外郎試知
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清
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洎故字師黯煜令字
偕仁常以字呼之清輝殿在後苑中煜愛之不令四

夕離左右故授以內殿之職中外之務一以咨之每
兄弟宴飲宮中作妓樂洎獨得預宮城東北隅賜以
大第為寫書萬餘卷别創書堂煜自科著之常至其
第召見妻子慰撫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所規畫
煜未即行必稱疾不起煜以手札開釋之始復視事
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每勸煜勿降廣言引符命
指引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旦夕當引退願
勿憂又言一旦有不虞當先死社稷既而城陷洎携
妻子及金玉重寶自便門入止宮中與樞密使陳喬

同升閣將俱死既至喬自經氣絶洎乃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今日國亡當俱死念主入朝誰辯明主所以不死爾將有以報也歸朝　太祖召見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煜遣洎草敕上江救兵蠟丸中詔書也洎頓首請罪曰臣之所爲也犬各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詞色不變　太祖初欲殺之及是喜拜太子中允　上即位以文雅選直舍人院未幾使高麗後命改戶部員外郎出知相貝二州頗簡慢

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衛還迺求見廷辯
上以其儒生不復責以吏事詔不問以本官知詳經
院改兵部員外郎禮部戶部二郎中選為太僕少卿
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俄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
事　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賜近臣及新及第貢舉
人迺上表稱述數引前代以媚　上上以其該博命
丞相獎諭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迺性便
佞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　上有所
著述及賜近臣詩什迺必上表廣衛引以將順其美

與蘇易簡同在翰林數月尤不協及易簡參政洎旦夕攻之既而易簡罷以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于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因召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遂兄事之極口誇洎於　上漸欲進用又知其在江表日多談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常善待之

上一夕召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爾非洎也自是洗然遂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奉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洎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詖詞以自媚於　上會議靈州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寵　上已嫉準專恣思罷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詆準退後多誹謗　上準但色變不敢自辯　上由是大惡準旬日罷未幾洎被病家居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踣於　上前明日表解職優詔不

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捧詔嗚咽疾遂亟後十餘日卒年六十四　上聞之軫悼特贈本曹尚書賻襚賵贈加等以其二子皆為六品正員官洎風儀灑落文彩清麗兼通禪寂虗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朝甚貧洎猶丐索之煜以銀類面器與洎洎怒不得金者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疎之煜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洎遂與之

絶及仲高死郢州歸葬京師洎亦不赴弔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為讎隙始父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黄門宦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藍敏貞為翰林學士使内侍裴愈副之　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疑貳大臣處以中人監之朕方恢復古道安肯踵此覆轍鄉言過也洎慙而退洎自江東歸朝廷故舊無登其門者性鄙悋雖親戚無所及常與故散騎常侍徐鉉厚善心重之因議事小不協遂絶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於篋笥甚於珍玩此其異也

庚寅以都官郎中沈繼宗為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知制誥胡旦兼史館修撰辛卯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傅潛為延州路兵馬都部署殿前都虞侯王昭遠為靈州路兵馬都部署西京作坊使石普為閤右河西巡檢戶部使張鑑調發陝西諸州軍糧工部郎中知制誥張秉祠部郎中知制誥馮起翰林侍讀起居舍人呂文仲推節催督之

二月丙申朔以許州司馬盧文翰為工部員外郎同句當陝西轉運事丁酉孝章皇后祔別廟羣臣皆詣

聞奉慰庚子靈州行營言敗李繼遷萬餘衆斬首二千級獲鞍馬鎧甲數千計繼遷單騎遁走羣臣稱賀辛丑　上不豫止於便殿決事甲辰詔曰朕獲主萬邦于茲二紀圖回之際專務於盡心尚翹之徽常憂其失所矧畿甸之富庶而輦轂之浩穰方春陽和之時品物豊茂禁繫猶衆狴犴未空雖多辟之所招在好生而斯切議獄緩死宜順於天常宥過眚災聿遵於時令自王道三年二月九日已前應京畿繫囚死罪並降從流流已下並放戊午詔文武百官並於崇

政殿起居白　皇太子親王及諸軍校分為七班先
是　上不豫不御前殿猶孜孜視政事延見羣臣無
有厭怠至是以文武班列衆多久坐罷倦而有是詔
壬戌大食賓同朧國各遣使朝貢以右諫議大夫雷
有終為給事中知并州是月以　上不豫　皇太子
諸王及文武羣臣官內諸司使諸軍將校各於佛寺
齋居會祈福
三月乙丑朔永興軍節度使田重進卒重進范陽人
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　太祖時統

禁軍以重進隸麾下從征淮南有戰功又從　太
祖北征會陳橋軍變重進以翊戴功遷御馬軍使累
遷控鶴指揮使領懷州刺史　上即位擢為天武左
廂都指揮使領瀼州團練使改侍衛步軍都虞侯豐
州觀察使從攻太原部攻城南面會劉繼元降錄其
功依前領豐州刺史充天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未幾河大決滑州房村發卒數萬人命重進
護其役既而河塞改邠州刺史靜難軍節度使領軍
職如故王師北征以重進為飛狐路兵馬都部署大

破虜擒其將大鵬翼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獲鞍馬鎧甲數萬進北四十餘里下飛狐重丘數城乘勝取蔚州會曹彬不利重進以所部護送蔚州官吏士庶凱旋以功改涇州刺史彰化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出為定州兵馬都部署端拱初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九輟視朝兩日贈侍中重進朴愿不知書 上在藩邸時日憐其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云 晉

王以賜汝汝安敢拒重進曰我但知有陛下不知晉王是何人也卒不受　上知而嘉其質直無他腸故終始委遇又以長壽縣主適其子守信以羅之丙寅以慎州觀察使桑贊知貝州考功員外郎張素為荊湖南路轉運使丁卯以工部侍郎張雍知京兆府占城國遣使朝貢庚午以懷州團練副使宗太初為工部郎中知梓州癸酉環慶路行營言護送芻重已入靈州丁亥出麥豆穗數十以示近臣　上曰今歲多稼豐茂數倍常年引手而言其苗過膝桑柘甚盛

釐績必有大所獲喜動顏色壬辰不視朝癸巳追班
於萬歲殿宣制曰朕闕兩曜罹天不能逃虧昃之數
四時成歲無以逾代謝之期知冥運之有終乃達人
之大觀朕以涼德君臨萬邦二紀于茲庶政咸乂爰
從春首憂勞遘災雖藥石之載加奈沉綿而愈劇以
至大漸弗瘳弗興　皇太子充茂溫文夙彰孝愛自
處前星之位彌光主鬯之賢嗣守丕圖必符昌運宜
于柩前即　皇帝位尒其任賢去邪克遵于往誥布
德施惠深念于蒸民更賴中外羣臣文武多士一心

協佐共致雍熙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表紀以日
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應在外臣僚不得擅離治
所只于本處舉哀於戲有生必死品物之大端送往
事居前哲之明訓克構鴻業吾無恨焉是日 上崩
於萬歲殿 太子即 皇帝位甲午小殮丁酉百官
成服遂大殮翰林學士承旨吏部侍郎宋白上議曰
臣聞明一合道曰皇德象天地曰帝聰明文思行也
堯舜禹湯謚也王者膺圖受曆應天順人美盛德而
試諸難勝英毅而節一惠生有尊號終受大名垂諸

簡編如揭日月伏惟　大行皇帝允恭克讓叡達神
武千年誕聖彤雲紫氣之祥五行鍾秀日角龍顏之
表純孝因心奉　宣祖而尊嚴父雍睦悌長翊　太
祖以肇興王始者姬室下衰梁王在位謳謌獄訟去
周歸　宋王于出征帝出言邁三靈改卜百姓與能
陳橋有切諫之言京邑無欲歎之患市不易肆遂登
皇極佐聖之功大也乃荒魯邦乃建元侯內總熊羆
肅清禁衛龍潛邸第晦九五之跡鳳德尹京洽億兆
之心洎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大寶曰位其命惟新

改元太平符守文之代於鑠軍政叶下武之時應運之期至也蕞爾汾晉結援林胡逆節亂常　兩朝三紀勞人動衆堅不可拔　帝赫斯怒定議親征矢石齊攻金湯不守折鐵易于摧枯渠魁倏已銜璧輿民更始惠如春陽本封　晉王終定厥土受天之命光也漳泉入覲混同文軌杭越獻地一統寰區無思不服無遠弗屆占城于闐之封大食賓同之國獻琛奉贄府無虛月向鸚紫鸛之異神麟丹鳳之靈嘉禾連理史不絕書中孚之信及也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政

之大者必躬親之高臺講武臨軒選士英儒瞻闡之鴻博骨騰肉飛之俊傑天下英雄落吾彀中外之峻級待以清華不十數年有登廊廟而定疆場者知臣之精鑒也幽有鬼神明有禮樂墜典聿修無文咸秩五展南郊之儀一議東封之禮藉田勸農御樓肆赦釋老之教崇奉爲先名山大川靈蹤勝境仁祠仙宇經之營之致恭之誠廣也求賢審官化民成俗爲政以德惟刑恤哉置詳刑之曹下考課之令菅蒯不棄涇渭分流時無遺才吏皆守法興廢繼絕矜孤振寡

視民如子使無盜乎水旱思艱食爲憂幽遐念顧天
無所增加使類勤恤人隱納隍之言遠也俯仰山谷
詳定隱淪修史氏之職改班秩之稱著治化之書貞
觀之風也紀他山之石開元之事也弧矢以威天下
善射通神藥石以救齊人仙方填委樂正雅頌無捐
奪倫幸太學以談經召儒臣而侍讀畢宮室則斷彫
爲樸減尊稱則法天崇道開理撿以登閑外使殿而
崇政立儲定社稷之本清心希大庭之妙治世之規
備也在宥天下二十有二年王澤深矣幾務詳矣臣

下之歸尊至矣黎吒之受賜多矣越書契以無倫盡帝王之能事還淳反古如指諸掌泥金檢玉方卜近期而鼎成龍至　聖駕上僊萬方縞素九域遏密下臣奉詔擬議徽烈丕揚耿光追惟古始巢燧之際載籍未備神黃已還聲明有章若乃兼商周之質文總唐漢之雄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叙全功與全德實朕後而輝前也旁稽礼文恭按謚典應變無方不疾而速得不謂之神乎施為于民財成萬物得不謂之聖乎萬邦作憲帝德廣運得不謂之文乎保大定功

奄有九域得不謂之武乎太法太初前志謂太上立
德宗以宗德禮經有宗祀配天惟千齡應運之君為
百代不遷之主請上尊謚曰　神功聖德文武皇帝
廟號　太宗八月己未以　大行皇帝謚冊告于南
郊庚申告于萬歲殿冊曰哀子嗣皇帝臣謹再拜稽
首言曰臣聞天地之大莫能形容神聖之功無所擬
議然則圓方之象必取于彊名堯舜之稱蓋從乎節
惠伏惟　大行皇帝承天立極執象臨人其生也感
大電之精其出也應真人之運聲身為其律度道德

作其藩離若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如江海之量無大不容爰自曆數在躬大横叶繇舊疆來復盡有江吳戎輅親征旋平汾晉皆出於睿斷遣以聖謨繫象不能贖其徽冕神不能窺其奥是以總宇宙于掌握得英雄于彀中宅諸夏以制四維坐明堂而覲羣后璧首貫胸之類接武于藁街景星甘露之祥疊書于冊府在宥天下二十年當是時也靈臺偃伯象闕懸書甌脫彌嚴縣道率化物無疵癘歲有順成積粟腐于太倉豐財溢乎內帑材官叙賓皆六郡之豪分

闢登壇盡萬人之敵自歷代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於是賜民酺飲長札籍田被衮冕於泰壇躬俎豆於清廟幸成均而視學屢覩横經紀延閣以垂文音紆睿思若乃生知多藝天縱聰明洒草隸之華得琴碁之絶擅弧矢之妙洞玄釋之微皆作世指模出人意表豈力學之能及實振古之未聞大哉邈乎不可得而論矣然猶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温顏以盡下情虚己以延讜議一夫不獲納隍之慮每深萬邦有罪在予之責尤切至若省去徽號漢后之不言聖也杜

絕田獵玄元之慮發狂也昇藻井之飾夏禹之卑宮
念黃沙之狂成湯之祝網也有一於此猶謂之聖況
兼是數者乎方將鳴鑾東夏檢玉介丘而天禍忽臨
仙駕長往羣臣咽絕顧贖以身萬姓克窮如喪厥考
顧惟寡昧虔奉丕圖荒疚哀迷懼不克荷今因山俯
畢同軌咸臻敢薦大名爰稽載籍詢博士禮官之公
議叶寧衛康尹之輿情定謚于南郊得請於 上帝
謹遣攝太尉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呂端奉
寶冊謹上尊謚曰 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


原闕

宋太宗實錄本八十卷今僅存十二卷每卷後有書寫人及初對覆對姓名字畫精妙紙墨亦古還宋諱皆缺筆即慎惇廓筠諸字亦然蓋為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證之當在理宗朝也前朝實錄唯唐順宗一代附昌黎集以傳宋元絕無存者蓋正史修於易姓之後評騭甫畢實錄遂成廢紙豈有過而問焉者矣哉蕘圃孝廉出以見示雖寸縑斷璧猶是五百年前舊物銘心絕品正不在多許耳丙辰臘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於吳門寓館

余嘗得宋時玉押銅押以癸辛雜識
所載十五帝御押證之一為宋太祖玉
押一為太宗銅押寶藏之數年矣今
次係先生出示宋鈔閣本太宗實錄
十二卷有汪氏士禮居圖章知係黃氏
蕘圃先生舊藏每卷後有書寫人及
初對覆對姓名卷中缺筆字如慎貞

署鈎朗構樹玄徵讓敦廓朐詬瓜桓等
十餘字竹汀居士定為理宗朝寫本今
世藏古家得宋刻印本書數卷珍如拱
璧况墨本官書乎况次係為趙王孫
數典而不忘其祖不尤可寶乎余所得銅
押為太宗舊物亦當與是書同歸趙氏特
記於此以為券光緒乙未臘月吳大澂題

光緒己丑八月廿六日翁同龢獲觀敬題記

光緒乙未十一月六日常熟曾之撰武進費念慈
同觀於舊山樓念慈題記

光緒乙未冬十二月吳縣吳大澂杜甯
相國治同觀于虞郭

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太宗實錄至道三年詔李若水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同修咸平元年書成上之凡八十卷是爲南宋館閣寫本宋諱避至筠字錢竹汀定爲理宗朝重錄之書存者僅二十卷第三十一至三十五第四十一至四十五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皆宋寫原本卷末有書寫人初對覆對姓名有塗改補注轉互之字丹黃遺跡粲焉具存第二十六至三十第七十六第七十九第八十則從寫本迻錄此八卷張月霄李申耆輩展轉傳鈔不少概見獨前十二卷則僅見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其後卽不復再見曾勉士繆筱珊嘗求之而不得今歸余插架不敢自祕因從吾友瞿良士乞假所藏併印行世是書與李燾通鑑長編互有詳略與宋史亦必有異同倘取以互校證訛補

關於讀者當甚有裨也海鹽張元濟